

劉其偉 ~ 東方的現代原始人

— 曾長生

劉其偉，人稱其老（豈老），與中華民國同年生。他嚐盡人生的悲苦樂，豐富的人生經歷，涵養了他豁達的胸懷和關愛人類與大自然的心靈。他熱愛生命，勇敢面對生活挑戰，認真的工作，無論工程、考古、探險、教學、著作、創作等，均流露出他的率真風格。在台灣文化藝術界中，他不言偉大，也不涉本土，既不純東方，也不純西方；在現代畫壇裡，他是「原住民」，在文化人類學領域中，也屬「化外之民」，此種既原生又現代的「老頑童」特質，堪稱是台灣的現代原始人。

台灣藝術體制的保守僵化，限制了不少創作的生機，而劉其偉卻能在體制外，自由地成就了不受拘束的創作。他的創作根基建立在彈性與靈活的訓練，以及多元的創作實驗，此種反制式教育的起步，與他對繪畫新觀念的研究及吸收有關。他通曉日文及英文，能直接由原文資料吸收近代西方繪畫思想；他雖不是科班出身，但在繪畫理論方面的素養，實比一般大專院校美術系的教授更具專業水準。他的藝術源頭既不在中國的傳統中，也不全然屬於西方文化的傳承，其創作的生命力主要還是源自原始藝術。

克利的新視覺提供無限可能性

劉其偉擅長以半抽象的形式，把可見的現實世界，透過藝術的想像加以簡化、變形，而幻化成一個具有原始純真的神秘世界。像他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二十四節氣系列》及《十二星座系列》即廣受矚目，此類作品顯然受到他所推崇的克利及米羅之影響。

克利曾表示，生物是人類精神的神秘象徵，它具有大自然的神話，這裡所稱的神話，即是象徵多樣化大自然的自由詩意般創造。克利以明顯純真的語言來表現，人們可以在動植物身上重新發現自己，動植物經克利富有愛心而仔細地觀察過後，已永恆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藝術相信萬物有靈，這全然與兒童與原始藝術相類似，基於萬神論的背景，萬物皆有靈魂生命，包括石、魚、鳥……等。

克利的新視覺哲學，不但成為包浩斯的重要教育方案，同時影響到現代畫家對於形的觀念，也產生革命性的改變。變位和變形是近代生活經驗的本質，克利深信藝術將必完全脫離學院派的模仿自然的外表，而代之以無限的分析，畫家必須關懷他的經驗和變化，藝術是一部史前的視覺。

析言之，畫家研究自然，並非模仿外表，而是透視它的現象，他畫的不是肉眼所見的自然，而是以「純粹的形」與色去詮釋。這些自然形是從個人的潛意識深處浮現出來的，此一如馬勒維奇與柯比意所稱的，只有純粹的感覺，才能有純粹的形存在；這些純粹的方法，足以提供畫家無限的可能性與神秘性。

劉其偉也曾對台灣的藝術課程設計有關技巧教材，建議廢除石膏像改用動態人體代替之外，更進一步提倡參照克利的《教學筆記》的原理，設計一本嶄新的教材。此誠如克利所稱的，「與其教學生學習技巧，不如教他們想像力」。

《十二星座系列》即是抽取對象的形與色，採取變形的手法，並在畫中融入他對大自然的關懷，以及豐富的想像力和生命感受。《二十四節氣系列》則是他為了童年回憶而作，尤其是鄉下由木刻版印成的民曆通書。一般畫家多只是反映大自然，而劉其偉完全畫他心中的東西，畫裡有他的人生思維，他的畫已打破知性與感性的分野，具有高品質的思索性又生機勃勃。

野性思維是藝術創作的根源

劉其偉的《十二生肖》及《動物系列》之所以引人入勝，主要源自他的野性思維，他非常崇拜文化人類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野性哲學，此處所稱的野性，指的是人類學把大自然神格化，而非野蠻之意，即李維史陀所稱「要知生命的真義，只聽野性的呼聲」。

劉其偉主張「藝術與人生」的美育課程，實不宜採用傳統物理式的講授方法，應求助於文化人類學，尋求一個另類的、野性的、非合理性的「原始哲學」。原始哲學屬於文化人類學中「原始藝術」所發展出來的原始思維及原始美學，他以泛靈信仰論為基礎，其思想近乎宗教的一種虔誠的宇宙觀，原始哲學就是原始人非邏輯的邏輯。在二十世紀初，此思想被西方表現主義大師，如高更、馬諦斯、畢卡索、克利、康丁斯基及亨利摩爾等人，發展為原始主義（**primitivism**）。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考察藝術，其方法是與美術史及傳統美學不同，人類學偏重探討藝術本質的人類思想的還原，所謂原始思維與原始美學，即藝術創作最根本的工作。是要透過原始藝術的型態，對藝術發生各種機制的考察，尋找出藝術最原初而又最內在的本質精神性。因此，劉其偉深信，只有從原始思維及原始藝術之社會背景的還原，如信仰、野性、風習、神話、巫術、造形等活動中去觀察，才是最適合的專業或全民美育的講授。

野性思維的特徵是它的非時間性，他想把握既作為同時性又作為歷時性整體的世界。野性思維借助於形象的世界深化了自己的知識。它建立了各種與世界想像的心智系統，從而推進了對世界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野性的思維可以說成是一種模擬式的思維。李維史陀在他的經典著作《野性的思維》中如此舉例說明：「土著人與自然現象中活的東西的合一，即與神靈和其他有靈性的人的合一。土著人自己敏銳的認識到他們知識的具體性，他們知道動物做些什麼，海狸、熊、鮭魚和其他動物需要什麼。因為很久以前，人已經和牠們結了婚，並從動物妻子那裡獲得了這種知識；他們的祖先因為與動物結了婚，學習了牠們的習俗，並一代一代地把知識傳了下來」。

出生即失去母愛的劉其偉，從小是祖母疼大的。祖母說過許多故事，最讓他難忘的就是婆憂鳥的故事。「從前，有一個窮苦人家過端午節，小孫子吵著要吃粽子，老祖母沒錢買米裹粽，只好用泥土做了一個假粽哄他開心，沒想到，小孫子把假粽子吃到肚子裡，死了。老祖母非常傷心，日夜流淚。後來小孫子變成了一隻美麗的小鳥，每逢黃昏，就停在家門前的大樹上呼啼著婆憂」。此感傷的小婆憂鳥，即幻化成劉其偉數十張《薄暮的呼聲》畫作。

自畫像一如畢卡索對人類愛的表白

在劉其偉的《自畫像系列》中，有一部份作品汲取了原始民族的藝術養分，原始人從信仰上認為性在生活中是神賜與的，由這裡可以產生神奇的生命。劉其偉的這些作品，除了擁有原始藝術的生命力外，他的性愛作品幽默中帶有幻想，他畫出了做愛的情趣及對性

的尊重，實不亞於畢卡索晚年所作的性愛日記速寫畫作。

原始社會的族人，全身赤裸，但視男器為生命之根，性是純潔的，並無任何羞恥。他們的文化雖低陋，但是在原始社會中，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強姦和盜賊。西方古代女性的裸露是象徵無邪與純潔，原本就是建構在一種崇高的自然意識型態上。裸露之所以不見於早期的傳統社會，原因是因為當年社會乃掌握於男人手中，尤其古代有貞操帶的發明，產生男女不平等的歧見。如今的女權運動主張開放、平等、自然，裸露之美不應與猥褻畫上等號，而應是女性呈現自我的最佳語言。

佛洛伊德非常重視性象徵，性是分析夢的重要基礎，亦即性與心理相關的密切性。他認為美起源於性感覺，他把藝術歸屬於性慾，並把性的能量轉化為高級的文化藝術能量，即「性的昇華」理論。希臘神話對於性的詮釋，不僅認同它屬於凡人，也同屬於神祇，佛洛伊德所創的「伊底帕斯情節」，即是借用希臘神話中弑父娶母的故事。

畢卡索的作品就有不少以性來作題材，像他的巨作《格爾尼卡》及《戰爭與和平》，即非僅是對性表白的好奇心，而是以立體派及超現實主義的手法進行造形上的實驗，其最高的目標，為追求悲劇的人世存在本質，或對人類愛的一種表白。劉其偉受到畢卡索取法原始藝術的影響，學會將自然外形變成抽象，尤其畢卡索不少作品以性為題材，展現了對人類愛的表白，也成為劉其偉自己對性題材的詮釋。

劉其偉曾經在澎湖望安裸奔過，他覺得裸奔可以不必顧及禮貌，一絲不掛，全無束縛。他認為一個畫家精力充沛，有了健康才能創作，而性正是健康生命的象徵。他並在他的《性崇拜與文學藝術》專書中聲稱：「原始藝術對於啟發藝術創作，具有如此力量，像非洲土著他們樂觀，能夠容忍人生苦難，也知道如何去享受人生。在非洲人的腦海中，生命力就是思想中心」，他願意來生做非洲人。

容忍與冒險的人生哲學源自叢林法則

在劉其偉晚年所作自畫像中，他常調侃自己是小丑，並以戲謔的手法下筆，以表達他內心的情愫；從詼諧的畫面中，觀者可以領會到他的達觀、率真與風趣。

劉其偉的封號不少，諸如「老頑童」、「老巫師」、「倫敦乞丐」。他的名言也有許多為人所熟知，「我是個粗人，是個知理的野人」、「年輕人你要好名好利，我又不叫你去搶」、「做老二，表面上你是輸家，實際上你是贏家」、「偉大的人太多了，我是隻老鼠而已」、「一個人不講禮貌的時候是最舒服的」、「藝術最高的任務，不在唯美，而在於愛」。

像《在畫室裡--自畫像》，他在最獨處的時候，裸身而畫，他愛那種人與自然萬物赤裸接觸的感應，以最原始的純真過他的生活。在《海盜船長--自畫像》中，正如他所說的「我愛錢，不是到夜總會去花，而是想要劫富濟貧」。在《保育代言人--自畫像》中，也誠如他所稱：「愛是學習而來的。早年我是個狩獵者，現在卻是個生態保護的堅定支持者；我對動物的愛心，及明白何謂惻隱之心，都是學習得到的。」由於對動物的愛，他才畫得出動物的活潑與活著的尊嚴。

劉其偉很容易跟人家相處，跟各種族的人都能溝通，不論是原始叢林裡的少數民族，或是

久居都市裡的老老少少。「人與人之間，除了語言，還有許多方法可以溝通的，重要的是，他們覺得能信任你，親近你」。此種信念誠如動物行為學大師勞倫茲（Konrad Lorenz）所言：「再不起眼的動物社會，也有彼此用以通情達意的信號，只要知道牠們的語言，也能和牠們建立互相瞭解而親密的關係。動物不但比人會表情，還比人會觀色，牠們能對極其細微的表情生反應」。

其實劉其偉永不厭倦的工作精神及謙沖自抑的老二哲學均源自叢林法則。對於莽莽叢林，人們想到的多是神秘與畏懼，而劉其偉思及的，則是尊重與啟示，生命與自然。它「一般人總認為叢林對人類抱著很大敵意，我倒認為他對我是很親切的。毒蛇猛獸都比都市裡的人要禮讓得多，除非你去傷害牠們；如果你能尊重牠們，叢林會給我們很多知識和啟示」。

綜觀劉其偉一生的文化藝術歷程，無疑在誠摯實行他的野性哲學，此誠如李維史陀所稱，原始人是在儲積思想，而我們是在交易思想，這種內容與形式不可分離的內涵邏輯，這種諸意指作用組成的世界，重新見證了「當天行於大地之上，棲息於群神之間」時代的來臨，讓這個世界裡野性的思維法則再度居於主導地位，而原始人的世界其主要內容正是由信息所組成。劉其偉的作品可以說是此種野性思維的實踐成果，他堪稱是東方的現代原始人。

（曾長生 **Pedro Tseng** 為藝術創作及藝術文化論述者）